

文壇雜憶

卷十七

士中題



文壇雜憶卷十七目錄

平湖顧國華輯錄

吳祖剛先生撰稿一則

(一) 窗外

何濟翔先生撰稿六則

(二) 楊迅龍簡傳

(三) 金榜掛名時

(四) 戴修瓚票傳袁世凱

(五) 我的書緣

(六) 有味套句古今同喻

(七) 歪詩趣談

周退密先生撰稿六則

(一) 詩人孔凡章

(二) 宁波名醫范文虎

(三) 第一個介紹杜威哲學

到中國的徐守五

(四) 宁波的幾個八分書法家

(五) 宁波王崑玉

與梅調鼎

(六) 亡友徐潤周遺詩三十首

胡邦彥先生撰稿二則

(四) 一首從未發表的詩

(五) 絕妙聯語二則

徐仁初先生撰稿二則

(六) 現代圍棋史詩

(七) 關於中國女子書畫會

袁義勤先生撰稿一則

(八) 曹聚仁專程文章的特色

萬人俊先生撰稿一則

(九) 《同舟共濟圖》一波三折

薛大元先生撰稿五則

(十) 淮陰儒醫徐旌門

(十一) 塵與土

(十二) 被日寇毀損的常州古迹

(十三) 抗戰時綏遠前方的奮斗日報

(十四) 譯詩名家錢春琦懷念舊居

程玲先生撰稿一則

(五) 陶行知代寫的一份結婚通知

龍牧流先生撰稿一則

(六) 憶陳灌蕪師

陳福田先生撰稿七則

(七) 先父好友鄭曼青

(八) 徐康民紀事補闕

(九) 畫家童雪鴻

(十) 劉郎三絕世難知

(十一) 陳夢家教授之死

(十二) 謝公展卒年問題

(十三) 朱祖謀佚詞

趙而昌先生撰稿二則

(十四) 二金蝶堂

(十五) 紹興趙園

葛繼聖先生撰稿二則

(十六) 蔡錫勇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十個第一

(十七) 國民黨報業巨擘——

胡健中与東南日報

徐炳煊先生撰稿一則

(六)我所所過的政界人物講演

！ 放坤先生撰稿一則

范存忠九檢不得過矣

金春綺先生撰稿九則

(一)印度文學專家摩文開

(二)程善之誓不進淪陷區 (三)姚夢谷

魂斷台北

(四)乃木希典的漢詩

(五)劉公島丁汝昌府邸中的楹

聯

(六)北橋五百壯士墓聯

(七)吊聶耳的輓聯與輓詩

(八)抄家

大字報與認罪書

(九)目睹「黑畫」展覽

沈佺虞先生撰稿一則

(四) 施楨先生傳

錢筑人先生撰稿三則

(辛) 沈茹松片羽

(五) 汪胡楨對答如流

(三) 錢清炤与姚麟對話

孫 洵先生撰稿三則

(三) 朱古微与汪精衛

(五) 朱古微與吳梅

(五) 朱古微与龍榆生

高健行先生撰稿一則

(六) 顧維鈞詩贈許行彬

錢萬里先生撰稿三則

(辛) 李庆元先生

(六) 明日本使臣獻詩

(五) 聯語戏謔

顧國華撰稿一則

(辛) 懷念陳聲聰丈

附邵川先生來文

后記

文壇雜憶卷十七作者簡況表

(一) 窗外

(吳祖剛)

一個世紀的十分之九從一趟列車窗外飛馳過去了。窗外的景色也一閃一閃飛馳而去，很好看，但太快，看不清楚。朋友有興趣要我寫下來，記下這歷史的痕迹。十一歲起，我在北京讀書，所說張作霖和吳佩孚常常打仗，確也常：聽到隆隆：炮聲，軍用票，後腦勺，媽勒巴子當護照，這首童謠我至今還記得，是嘲諷奉天軍人的，但當時人却恭維吳佩孚，說他是秀才出身，還有個秘書饒漢祥，寫得一手好文章云：不記得是哪一天，人心惶：說少帥張學良有飛機，要轰炸北京城。果然，我住在西皇城根的家裏，頭上的飛機直轉，母親接着我的小弟，急得瞪直了双目，亂喊，轟然巨响，飛機下蛋了。事後據報，一個修鞋匠的家裏中了彈，炸毀了房屋一角，沒傷人，大約是個手榴彈。也有

喜事。國務總理錢能訓給老太太做壽，在丰盛胡同家中廣宴賓客，唱堂會戲。我是小學生，也跟着大人進去，又吃又看。陳德霖、麒雲、浦楊小樓、余叔巖、郝壽臣、九陣風、王長林……所有京戲名角一概到齊。梅蘭芳也已出名，演的是《四郎探母》。我的印象是真熱鬧，妙在何處，一無所知。但別人說我很有眼福。讀中學了，渾：噩：我死讀課本，但作文時得教師夸奖。班級里我年輕，是小弟。有個喜讀古文的學長，喜歡我，鼓勵我讀古文。他後來對清史研究很有成績，他叫牟潤孫（學名牟傳楷，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有一天他帶我到學校附近一個家庭的客廳里去听講學，講的人是梁启超。那時我已讀過近代史，知有戊戌政變，所以對他非常崇敬。那一天，他穿了一件藍緞長袍，講的是清代學者顏元齋推崇他的實干學說。還有一次，他帶我去听章

太炎的講課。章穿著一件灰布棉袍。他講的我都听不懂。但從此知道有部書名《文心雕龍》。事後我把這部書買來。還買了他的著作《國故論衡》。翻來覆去。我兩本書都看不懂。插在書架上當擺設。還是去死背外國文。一九二五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入讀預科。那時北大正進入低潮。魯迅、陳獨秀、胡適諸人都已離開北京。李大釗虽在校。我沒有听到他的課。接着就听到他和張挹蘭路友于等七八個人在蘇聯使館被抓出來。從容就義的消息。同學們悲憤填膺。但莫可如何。我開始從同學處借來許多紅色刊物來閱讀。有一天晚上。在一個中學同學彭望師家中。我參加了一個愛國會之類的小組。領頭的一個中法大學的學生。名孫震（字春霆）。當時商訂通過了會章。會章中有一條是不吸煙。會後吃完飯。孫震拿出一枝煙就吸。有人提醒他。他說

沒關係。小意思。我一听，很不高興，拉着也參加會議的牟傳楷就走。從此不去。多少年後，聽說孫震就是孫曉村。如果真是他，難怪他不拘小節了。然而令我失去了一次革命的機會。一日，聽說胡適來北京了，準備在北大三院講演，引起了轟動。我也趕了去。在東河沿路上，看見前面有一個穿白布長衫的中年人在走，旁邊不遠，跟着一個中年婦女。後面又跟着一大群同學，有人指着說：前面就是胡適先生夫婦。北大三院是清代的譯學館舊址。禮堂在當時是很大的，來听胡適講演的人已人山人海。在禮堂兩旁窗戶沿上都坐滿了人。我是站着听的。我懷着瞻仰的喜悅，超過了對演講內容的領會。講些什麼，現在記不清了。只記得他的語氣很激昂，是帶着極強烈的感情的。我記得最清楚的，他說：文化是 Culture，文明是 Civilization，者是不同的。兩個概

念。中國號稱文明古國，然而女人受纏足之苦，近千年沿習下來，居然很少人反對，直到歐風東漸才逐漸廢止，但在鄉村里至今還存在，這是什么文明古國呢？前塵往事，一切在記憶中都模糊了，只有胡適先生的這些話，我刻骨銘心，倒不是只為了婦女纏足這一個問題，我一句認為中國有四大發明，中國人了不起，可以在世界上睥睨一切。听過胡適先生這些話，我頭腦立刻冷靜下來，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放正確了，我後來買了許多胡適的著作來讀，心懷真是豁然開朗。中國的哲學、歷史、文學以及天文地理，四大發明之類，古代曾經走在人類前面，真是值得自豪，但在整個人類進步中貢獻并不算太多。從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來看，衣食住行、思想感情、文化藝術，還有多少是古人遺傳下來的模式呢？玻璃、水泥、電器、機械、棉化製品、服裝式樣，

醫藥衛生。凡身邊耳目所及，哪樣找得出是漢家舊物呢？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求神拜佛等迷信思想，也是舶來品，成分居多。剩下的恐怕只有語言和方块字吧，但其中不是顯然混進了標點符號、阿拉伯和拉丁民族的創造么？我們已經接受了全人類的賜予，而成為世界的人了。我們近百年來受盡異族的侵凌，創巨痛深，然而能把戰敗的責任統統歸咎於道光、慈禧幾個統治者身上么？那只能說，這是有千年纏足史的民族的失敗。這盤棋輸了，這盤棋是千年以前的人下起的。從現在起，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正在開始另一盤棋。將來我們的遠遠的後代子孫輸呢？贏呢？我們開始下子的人，面對這空蕩蕩的棋盤，真是戰戰兢兢呀！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想這發展中也包括精神文明在內。否則的話，帝王的朕即國家思想，老百姓隨地吐痰行為是

不會存在的。胡適說過：『談什麼主義，多解決幾個問題。現在我們正努力解決許多問題和生活問題、水利問題、環衛問題、隨地吐痰問題……』我很贊成。幾十年列車行駛，列車窗外的景色我看見不忘而且感触最深的好象只有這一點：列車窗內，印象最深、最長久、最親切，却是懷抱我一同坐着的父母和鄰座的親朋好友。他們懷着各自的觀感，有的已經下車了。

編者按：吳祖剛先生年過九旬，我非常欣賞他《窗外》的文風。

(一) 實事求是，心态十分平靜，沒有咒語，沒有說教，更無自吹自擂。目睹當時京劇名角會聚一堂表現，我的印象是真熱鬧，妙在何處，一無所知。『親聆章太炎教課，他講的我都听不懂』等。

(二) 人生的机緣不可琢磨。如果當時孫曉村會後不抽一支香烟，可能吳

老已卷進了「革命」以後發展如何，也許大相徑庭了。(三)思考的角度高瞻遠矚，「適之先生之啟發，既對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也清醒地認識「地球村」已經來臨，面對這空蕩蕩的棋盤，真是戰戰兢兢啊。」像吳老與我這麼一介小民，也有危機感，那些高層的掌權者不知心態如何。(四)印象最深、最長久、最親切的，却是懷抱我一同坐着的父母和鄰座的親朋好友，言簡意賅之濃，的人情味可間可見。

二、楊兆龍簡傳

(何濟翔)

著名法學家楊兆龍，江蘇金壇縣西崗鎮東崗村人。先在金壇讀私塾，繼續讀初小，後在鎮江高等小學、潤州中學畢業，考入北京燕京大學哲學系，以全優成績提前二年畢業，原擬入燕京醫學院學醫，以無力繳

付學雜費而改入上海東吳大學法科，一九二四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出任上海學生會五卅慘案法律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那時是北洋軍閥的嚴酷白色恐怖之下，他加入了國民黨，但在以後的國民黨清黨中被淘汰出黨。一九二七年，他在東吳法科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任上海法政大學教授，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租界上訴法院推事，專辦華洋訴訟，後因訴訟中不斷與外國陪審領事發生衝突，被司法行政部長韓道明解除推事之職。去職後轉任上海持志大學教務主任，東吳法學院教授，在上海鎮江、蘇州等地執行律師業務，旋入司法行政部任秘書處科長。一九三四年赴美，攻入哈佛大學，被破格錄取為博士生，攻讀英美法律，在其導師摩根教授主持的論文答辯中，以優秀成績獲得S. J. D. 博士學位，博士論文

為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參攷外國主要國家制度（劍橋版一九三五年）。在此期間，他曾以中國司法代表團員身份，隨我國駐英大使鄭天錫赴歐攷察並出席會議。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入德國柏林大學隨庫洛什教授研究大陸法，獲法學碩士學位。三六年回國，任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研究抗日問題，起草《軍事征用法》、《總動員法》草案，期間亦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一九三八年隨國民政府遷漢口，在漢口與肖一山負責主編《經世》雜誌，並與焦實齋、王華棠、杜聿明組織《興建研究會》，提倡改革政治，實行民主，振興實業，積極抗日。時與葉劍英相識，在他影響下，對共產黨有所認識。三七年隨資源委員會去重慶。四〇年經章友江推薦，任西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仍兼任中央大學教授。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任教育部參事。